

中国城市的 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

张文宏 著

组织、制度与网络论丛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Y0104)
本专著获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 资助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中国城市的 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

张文宏 著

组织、制度与网络论丛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张文宏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组织、制度与网络丛书)

ISBN 7-208-06463-6

I. 中... II. 张... III. ①城市—阶层—社会结构
—研究—中国②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D663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9722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组织、制度与网络丛书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

张文宏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www.hibooks.cn

世纪高教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4

字 数 268,000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463-6/C·239

定 价 28.00 元

组织、制度与网络论丛

主编：

李友梅（上海大学教授）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李友梅（上海大学教授）

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邱泽奇（北京大学教授）

张文宏（上海大学教授）

罗家德（清华大学教授）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蔡禾（中山大学教授）

翟学伟（南京大学教授）

执行编委：

刘玉照（上海大学副教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出品

目 录

· · · · ·

图表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 · · ·	1
一、研究主题 · · · · ·	1
二、两种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 · · · · ·	4
三、潜在贡献 · · · · ·	13
四、本书章节安排 · · · · ·	15
第二章 个人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发现 · · · · ·	17
一、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 · · · · ·	17
二、理性选择理论 · · · · ·	29
三、关系强度理论 · · · · ·	41
四、社会资本理论 · · · · ·	47
五、阶级阶层结构影响社会网络的经验研究 · · · · ·	66
六、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 · · · ·	72
第三章 阶级阶层理论的历史与现时 · · · · ·	88
一、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经验研究模型 · · · · ·	88
二、韦伯和后韦伯学派的阶级理论 · · · · ·	96
三、新的综合：当代中国大陆学者的社会分层框架 · · · · ·	109
第四章 研究架构与研究设计 · · · · ·	120
一、研究架构 · · · · ·	120

二、研究设计	121
三、抽样方法和资料收集方法	130
第五章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一般特征	139
一、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	139
二、网络的关系构成	150
三、重要问题的内容	160
四、讨论网中的差序格局	161
五、社会网络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166
第六章 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	174
一、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讨论网特征的影响	174
二、网络成员的阶层构成	186
三、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关系构成的影响和社会网络构成的理性 选择模型	198
四、阶层地位对重要问题内容的影响	223
五、总结	231
第七章 结论、贡献与局限	242
一、结论	242
二、贡献	244
三、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中的问题	246
附录 北京市社会网络与健康研究调查问卷	250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86

图表目录

图 4.1	本书的研究架构	121
表 3.1	阶层地位与教育获得的交互分析	114
表 3.2	阶层地位与个人月收入的交互分析	114
表 3.3	阶层地位与家庭月收入的交互分析	114
表 3.4	阶层地位与单位所有制类型的交互分析	115
表 3.5	阶层地位与住房产权交互分析	115
表 3.6	阶层地位与政治身份的交互分析	115
表 3.7	阶层地位与性别的交互分析	115
表 3.8	阶层地位与年龄的交互分析	116
表 3.9	阶层地位的操作化	117
表 3.10	影响阶层地位的社会人口因素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 分析	118
表 4.1	抽样总体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非农业人口分布	131
表 4.2	北京调查的样本规模	132
表 4.3	北京调查的样本回收结果	132
表 4.4	样本基本资料与北京市统计资料的对比	133
表 5.1	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度	140
表 5.2	讨论网中的关系种类	141

表 5.3	自我与他人关系密切的比例	142
表 5.4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持续期和交往频率	143
表 5.5	讨论网的异质性特征	143
表 5.6	讨论网的趋同性程度	145
表 5.7	讨论网的关系构成	150
表 5.8	提名顺序与讨论网成员的关系构成	151
表 5.9	重要问题的内容	161
表 5.10	社会网规模和亲缘比例与讨论网其他特征的相关系数	166
表 5.11	网络特征的回归分析	168
表 6.1	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的回归分析	176
表 6.2	陌生成员规模和交往频率的回归分析	178
表 6.3	网络异质性的回归分析	179
表 6.4	自我与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的交互分类表	188
表 6.5	自我与网络成员阶层地位的对数线性分析:饱和模型	189
表 6.6	阶层异质性的回归分析	190
表 6.7	阶层趋同性的回归分析	191
表 6.8	网络成员阶层地位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192
续表 6.8	网络成员阶层地位的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193
表 6.9	讨论网中亲属比例的 OLS 回归分析	201
表 6.10	讨论网中配偶规模的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202
表 6.11	讨论网中父母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03
表 6.12	讨论网中子女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04
表 6.13	讨论网中兄妹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05

表 6.14	讨论网中其他亲属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06
表 6.15	讨论网中同事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07
表 6.16	一般社会交往中各种关系规模的回归分析	209
续表 6.16	一般社会交往中各种关系规模的回归分析	210
表 6.17	讨论网中同学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11
表 6.18	讨论网中好友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12
表 6.19	讨论网中普通朋友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13
表 6.20	讨论网中邻居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14
表 6.21	讨论网中其他非亲属规模的 OLS 回归分析	215
表 6.22	本人阶层地位及社会人口特征与重要问题内容的多类 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224
续表 6.22	本人阶层地位及社会人口特征与重要问题内容的多 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	225
表 6.23	第六章所涉及的假设的验证	231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主题

(一) 问题的缘起

似乎没有人否认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人生活、群体形成、组织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继续的重要性,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关系自社会学学科创立以来一直成为社会学家所热衷研究的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虽然多数社会学家主张社会是一个整体系统,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但是,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家同时都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的基石(Tonnies 1887/1955; Simmel 1955; Homans 1951; Blau 1964)。建制性的社会网络分析成熟发展以后,不同性质的个人社会网络的建立、维持及其功能更成为主流社会学家愈来愈重视的一个领域。

自伯特(Burt 1984)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 Project)中首次运用“重要问题的讨论网”的提名技术(name generator)研究人们的社会网络特征以来,“重要问题的讨论网”成为网络分析者经常涉猎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外社会学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项目,并出版了一批成果(如 Marsden 1987, 1990; Burt 1986, 1990; Blau and Ruan 1990; Blau, Ruan and Ardelit 1991; Moore 1990; 阮丹青等 1990; Ruan 1993a, 1993b; Ruan et al. 1997; Ruan 1998, 2001; 张文宏 1999;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1999a, 1999b; 张文宏、阮丹青 1999; Ruan and Zhang 2000, 2001; Lee et al. 2001; 陈膺强、李沛良 2002)。上述以讨论网为主题的研究,无疑从一个侧面对理解社会网络的特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遵循布劳(Blau)所倡导的宏观结构社会学分析的思路,运用

“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的理论模型,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模式的影响因素。有的从个人社会位置的角度(如人们的性别、年龄、教育获得、收入水平、职业、宗教、种族或政治身份)探讨微观因素对社会网络特征的不同影响。概言之,以往的社会网络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地位(SES)或单一的职业身份指标分析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之网络结构的差异。从阶级阶层分析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讨论重要问题”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已是一个公认的提名方法,但是,无论是研究西方社会网络的专家,还是关心中国社会网络的学者,从来没有人从阶级阶层地位的角度分析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社会成员是否在讨论网的主要特征和网络构成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异。实际上,阶级阶层地位作为一个综合的社会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高度概括。从阶级阶层分析的角度研究人们讨论网的一般特征,以及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网络的一致模式与差别模式,有助于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与前人的经验发现进行比较。

不仅关于讨论网的研究忽视了阶级阶层分析的视角,而且关于各种社会支持网络,无论是工具性网络或情感性网络(如 Wellman 1979; Granovetter 1973, 1974; Lin et al. 1981; Lin 1982, 1986, 1990; Burt 1992),或朋友网络的研究(Laumann 1966, 1973; Boissevain 1974; Fischer 1982; Adams and Allan 1998)均没有将阶级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专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阶级阶层分析的概念和测量工具不适合于社会网络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一些网络分析者所倡导的“反对类别分析”的坚定立场有关(Wellman 1988)。^[1]倒是自称为阶级或社会分层研究者的一些学者运用了网络分析的一些概念,才使得有关阶级阶层地位对网络结构影响的研究问世了不多的几项成果(Goldthorpe 1980/1987; Wright and Cho 1992)。目前这种状况正好为笔者提供了研究阶级阶层地位影响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绝佳机会。

(二) 研究主题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需

要与人讨论。这些问题的内容可能涉及情感烦恼的宣泄与解决、寻求工具性支持或是传递与分享某些有价值的稀缺信息。那么,中国城市居民通常与哪些人讨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个人问题呢?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一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的讨论网规模比其他人更大?为什么有些人的讨论网所发挥的功能与其他人相比有所不同?为什么某些人的讨论网在关系构成、密度、趋同性与异质性方面具有显著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以讨论网为主题的社会网络的基本属性是什么?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成员在上述网络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是什么?

本书欲研究的中心主题是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可能影响。具体而言,本书将涉及以下问题:

(1) 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次数、密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网络基本特征方面的对比分析。该分析将揭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以讨论网为主题的社会网络基本特征方面的共同性模式和差别性模型。

(2) 不同阶层成员之角色关系构成模式的差别分析。每个人都可能会与形形色色的人讨论重要问题,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建立其讨论网时在哪些角色关系上是一致的,在哪些角色关系上又是有差别的?初步的分析将讨论网的关系构成划分为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进一步的探讨将分析阶级阶层地位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远亲、同事、好友、普通朋友、同学、邻居和其他非亲属等 11 种角色关系的影响。

(3) 讨论网成员选择的阶层地位模式。在讨论网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是同质原理还是声望原理?阶层内部还是阶层之间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选择讨论网成员的主要趋势?讨论网成员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阶层界限的障碍?或说中国城市居民讨论网成员选择的阶层界限的相对渗透性如何?该分析将对中国城市居民讨论网成员的阶层地位模式做出清晰的概括。

(4) 不同阶层的成员在重要问题的讨论内容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别和共性?以重要问题的内容为基础,我们将讨论网分为工具性、情感性、社交性和混合性 4 个方面,具体分析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成员在讨论重要问题的内容方面的可能差异。上层还是下层阶层的成员更可能与其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是否上层阶层的成员在情感上更感到孤独?下层阶层

的成员在社交活动中更被动吗?具体的分析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5) 讨论网中的差序格局。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讨论网提名次序中,是否存在一种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1949/1998)类似的模式?如果存在,与50多年前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模式相比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工具性的差序格局”理论(李沛良 1993)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讨论网中是否具有解释力?具体的探讨将回答这些问题。

二、两种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

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分析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结构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源(Lin et al. 1981)或社会资本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社会网络结构来分析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十足的社会学特色,不仅与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有别,也与心理学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的研究取向相异(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一) 网络结构观的特点

阶级(阶层)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是国际社会学界的两个热门领域,但是却被多数学者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对隔离和漠视,也使运用社会网络概念及其测量工具的阶级(阶层)结构分析或运用阶级/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成果非常罕见,除了极少的例外。

社会网络分析者在研究社会结构时持有与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观截然不同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分析者又可以称为网络结构论者。如果说阶级(阶层)结构观的鼻祖是韦伯和马克思,那么网络结构观的先驱则是齐美尔(Simmel)。阶级(阶层)结构观使我们认识到,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们是按照其属性来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按照其所属的类别来说明的。例如,阶级和阶层分析就是一种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人们的阶级属性源于其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从而可以把人们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布劳—邓肯(Blau-Duncan)的地位获得模型是一种典型

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人们获得怎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由其先赋性地位和获致性地位共同决定的。80年代虽然对于这个模型做出了修正,但仍然没有摆脱地位结构观的视角。地位结构观并不是错误的,但是仅仅从这一观点考察社会结构则具有片面性,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理论误导(边燕杰 1999)。

在结构社会学领域,发展最完善和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或视角(perspective)是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旨在揭示人际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个人生活的重要特性。网络分析者认为,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是如何与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的。更进一步,有很多人相信,个人、群体或组织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或外部网络结构的模式。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战略,是一种研究资源、物品和位置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形态而流动的模式。它避开了从先验构造的个体出发对自我行动以及互动模式的探讨(例如统计学的变项分析),而追求模式化的社会关系的交易研究(Emirbayer 1997)。

网络分析者认为,整个社会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网络研究者关注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深层的社会结构即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象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他们强调网络结构性质的的重要性,集中研究某一网络中的联系模式如何提供机会与限制,其分析以连结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交叉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网络分析者将社会系统视为一种依赖性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Ruan 1993b)。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视角的社会网络分析,其独特性表现在,网络分析不是面向抽象社会结构的间接理解,而是直接和具体地研究“社会结构”。它们分析关系的有序安排,后者依赖于社会系统成员的交换。网络分析者刻画这些结构,描述其模式,试图解释这些模式对结构中的个体成员行为之影响(肖鸿 1999)。

社会网络分析修正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传统逻辑。网络分析者认为,社会范畴(如阶级、阶层和种族)和有界限的群体可以通过考察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来最好地发现和分析。与传统社会学分析的逻辑相异,网络分析不是从可观察世界的先验分类进入到一组具体的范畴,而是从一组关系出

发,从这些关系中推演出社会结构的形态和类型。换言之,网络分析的逻辑是从结构、关系到范畴,从行为到态度。

社会网络分析所处理的复杂的和内部相关的现象是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理论模型和范式都刻意避免的。它通过建构与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的类似性来探讨联系(connection),运用同构的(isomorphic)和同态的(homomorphic)图形来建立直观分析的模型,以统一的方式直接处理复杂结构内部每一层面上角色和位置的相互作用。质言之,网络分析的目标在于以一种理论上综合和技术上先进的方式把握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Berkowitz 1982:153)。当然,网络分析也以崭新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对传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和诠释。

总之,社会网络分析作为西方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崭新的观点和研究范式。社会网络分析的领军人物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1988)在为“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分析”系列丛书所撰写的主编序言中指出,结构分析(或网络分析)按照具体的实体如个人、群体和组织中的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和组织表现。网络分析至少与4种流行的研究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一,试图专注于孤立的个体,进行化约主义(reductionist)的解释;第二,强调抽象概念如意念、价值、心理协调和认知的因果首要性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在此意义上,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唯灵论和还原论的结构主义)应该与目前意义上的结构分析或网络分析相区别;第三,形形色色的技术制约论与物质决定论,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或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第四,运用“变项”作为主要的分析概念的解释,例如统治着20世纪70年代的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的“结构方程”模型(Blau and Duncan 1967)。后者所谓的结构是变项间的联系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实体中的活生生的联系。

1. 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

巴利·威尔曼(Wellman 1988:19-40)在《结构分析: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和实质》一文中精辟地概述了网络分析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无论是整体网络研究者(whole network analyst),还是个体中心网络研究者(ego-center network analyst),都共同受到下述五个分析范式的影响:

(1) 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体系成员的属性更为有力的社会学解释

素材。网络分析形成之前的结构分析将社会结构和过程视为个体行动者个人属性的总和。不管是发生学的属性(如年龄、性别、家庭背景)或社会属性(如社会经济地位、政治态度),都被视作个体所具有的本质。每种属性都被视为分析的独立单位,相同的属性聚合为一种社会范畴。实际上,这种类别分析没有考虑个体背后所隐藏的结构关系,即群体内部内在的和群体之间外在的关系,而仅仅把个体简单地归入具有类似属性的群体。通过属性分析来研究“社会结构”,必然忽视个体间的相互关系。最著名的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的是变项之间的虚拟关系而非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的真实关系。范畴和属性分析将每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看作独立的非结构性单位,关注分散和隔离的个体所具有的社会与经济属性。后者假定,具有相同属性和范畴特征的个体,势必会按照相同或类似的方式行事。范畴分析者把每个个体成员的特征聚合起来当作群体的特征,这必然会忽视潜在的结构信息,影响他们分析跨越多种类别和群体界限的联系。

网络分析的焦点是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单位化约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人属性更为有力的社会学解释素材。在此意义上,网络分析就区别于心理学的动机理论、强调内在驱力的“归因”解释。而在心理学的解释中,行动受唯意志论的、目的论的驱动,趋向一种预期的目标。在最终的意义上,属性分析是心理学的,而集中探讨关系的网络分析则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色。

(2) 规范产生于社会关系系统中的位置。社会网络分析之外的结构分析者确信,具有类似属性的个体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共同规范作出反应,他们用“共同意识、承诺、规范取向与价值”的解释体系来规定人与社会体系的关系。相反,网络分析者首先在个人和集体实际上如何行动而非他们应该如何行动的规律性中去寻求解释。他们试图用结构的限制或机会而不是用假定的内在驱力(如内化的规范)来解释社会行动者的行为。网络分析者集中分析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排除了心理学的动机问题,把态度和规范看作位置的结果而非原因。

网络分析者主张,社会学家应该通过分析可能性的社会分配——资源的不平等利用,诸如信息、财富和影响以及人们藉以获得这些资源的结构

来解释行为。因此,他们研究资源的积累和流动,诸如资源的交换、依赖、竞争和联合等过程。网络分析者并不否认规范的存在和作用,只是认为在社会结构为人类行动提供限制和机会的条件下,规范的力量才能体现。因此,不仅规范在引导行为时受到结构位置的影响,而且对规范的灌输本身也会通过网络结构有差别地再生。

(3) 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二维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二维关系发挥作用的环境,也呈现为当一种关系建立以后,它就为网络成员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接近他人或其他资源的机会。一种社会系统中的联系模式极大地影响了通过独特联系的资源流动,例如紧密联系的亲属群体有可能使配偶关系恶化,密切联系的公司间关系则有可能为双方带来高额利润。网络分析者指出,只有在由相互联系构成的结构脉络中才能理解二维互动关系。“为了发现与B和C有接触的A如何受到B与C之间关系的影响,必须使用网络的概念”(Barnes 1974:3)。不仅网络结构影响微观的二维互动关系,而且大规模的社会网络本身也成为分析的焦点。联系为网络成员提供了接近与其有关的其他人的间接机会,网络成员运用多种直接或间接联系去涉取资源(access to resources)。在复杂关系中连接在一起的间接关系使网络成员能够适应宏观的社会系统,以传递和分配稀缺资源。

(4) 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网络分析者试图避免关于群体界限的假定。他们否认分析可以在彼此分离的独立范畴内(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和边缘国家等范畴)进行,拒绝把有严格边界的群体视作宏观社会系统的基本构件。当多种社会圈子的网络成员的交叉成员资格一起构成社会系统时,基于对有边界群体的描述会使复杂的社会结构过于简单化。通过把世界看作一个网络的结构或“网络之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人们可以发现复杂的权力等级制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分层或分类。

(5) 网络方法补充了个体主义方法。所谓个体主义方法,是把个体视为独立的单位,按照个体的内在属性和规范特征来解释个体行动的一种研究范式。虽然传统的社会学统计技术日益向精密化发展,但是它们仍然把个体看作独立的分析单位,关于统计依赖性和显著度的假定本身也使传统的统计方法更适用于范畴和属性分析,从而将个体与社会结构相分离,迫